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二回 小陽春甘認罪不攀人 常好漢自伏辜出好友

話說楊么忽見這人殺人，不勝大怒喝罵，舉棍便打。這人忙忙架住道：「留不得的。你這聲音甚是嘶熟，莫不是小陽春道長哥哥麼？」楊么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你敢是漢陽其鄰堡常況？」這人忙撇刀，上前抱住道：「哥哥，我正是常況。一路跟尋來救哥哥，怎哥哥獨自在此？想是殺了押差，快同走吧。」楊么見是常況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兄弟，我怎麼便得脫身，那邊立著的不是押差？」常況道：「我去殺了，同哥哥走吧。」遂拾起樸刀要去砍殺。楊么一手拖住道：「兄弟，這個使不得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」遂悄悄將心事說出，道：「你為何在此與這人拚死鬥，就下毒手？」常況道：「我得了哥哥與邵元犯罪的信，便同了丁謙、於德明趕到岳陽來劫救。不期起解，只急得沒法，因算計了一個主意，寫了二紙，著水陸飛遞，通知眾山林豪傑沿路劫取。」遂念出書來。「因放心不下，又連夜趕來，誰知哥哥還在這裡。前面俱有書去通知。在此尋些盤纏回去，卻遇這個一盞燈薛亮恃強不容，與我拚死活，急忙裡脫不得身，卻得哥哥一棍搖晃了他眼，我便砍殺了他，才出惡氣。只不知哥哥為甚不走大路，卻又夜間行走？」楊么遂將王豹事說了，道：「因押差膽小，走這小路。不期月黑難走，又趕不著宿處，因聽見樸刀響，卻遇了你。」常況道：「既是這般，我有個結義的弟兄，就住在前面駱莊。他姓駱，叫做錦毛犬駱敬德，是個獵戶出身，有一身武藝，好義結人。我前日在他家住了一夜，說出哥哥事情，十分想慕，正在那裡打聽劫救。我今送哥哥到他家去。」楊么道：「同去固好，我想你今在此殺了這人，若不遠去，便有是非。豈可為我受累？」遂聲喚兩個押差。二人看了地下，不勝驚駭，疑是楊么殺人，忙問緣故。楊么只含糊答應，遂在包裹中摸出一包銀兩，遞與常況道：「些少銀兩，可作使用，不可在此停留。」又附耳說了幾句。常況連忙拜別，臨行又說道：「駱莊此去不遠，只有六、七里，其中有一帶竹籬，門前有株大樹，便是他家。」說罷自去。兩押差見楊么殺了人，只暗暗叫苦。見這人去了，問楊么是什麼人，楊么只含糊不說，往前急走道：「他叫我們去投宿，快去宿來。」遂一齊急走。直走到雲散月明，才到一個莊來。

此時已是二更時分，果見前面右首一家竹籬、大樹，各是歡喜。到了門首，楊么用手敲門。敲不兩聲，便有人開出門來道：「怎大郎此時才得回來？」楊么見他錯認，便說道：「我是岳陽府楊么，遞解到此。只因貪走路程，失了宿頭，沒處存身，來投你家駱官人的。煩你進去說知。」這人聽了，說道：「我家大郎，這早晚還在賭局中沒回，既是投宿，必與大郎有識，請入堂中坐下，我去報知。」遂引三人到堂中，自去點出燈火放下，叫聲寬坐，急走出門去。

原來這駱敬德父母俱無，家中只有妻子同這丈人在家。他酷好的是幾塊石頭與人較勝負。若是縣裡相公問他要野物，他只得去尋些孝敬，其餘換錢使用又作賭本，到晚便入局中，不到五更不歸。這夜在局中，正同著前後村中一起好賭的人，賭得高高興興。忽見丈人走到身後說道：「有個遠客特來投奔借宿，大郎勢必回去。」駱敬德便一時焦躁，說道：「你在家中只料理他罷了，怎又來纏擾，打斷了我們的賭興！可知不是死亡、失火、盜賊勾當，也要大驚小怪的懊惱人！」說罷，只同一班人呼紅叫綠的賭擲。他丈人一時不便回去，只立住不走。不期駱敬德一連幾擲，將面前籌片賭輸了一半，見色不順，便讓下家去擲。忽回頭見丈人還立在身後，便不勝埋怨道：「俱是你走來，害我輸了許多錢鈔。且問你來的是什麼人，定要我回去？」那丈人說道：「我也認他不得。他進門時，說是岳陽軍犯楊么，同著兩個公差，共是三人。」駱敬德聽了，大驚大喜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，險些錯過！」說罷，忙將面前籌片一頓並疊，交與頭家。即立起身往外飛走。

到家見了楊么，不勝下拜，謝罪道：「請也請不得哥哥到家，來遲勿罪！」楊么連忙答拜扶起。駱敬德道：「哥哥的事，常況說知。兄弟在路口守候了好幾日，不見哥哥到來。為何卻走夜路？」遂附耳說：「今夜殺他二人。」楊么忙扯側去說了心事，又說出走小路遇常況殺人的緣故，指引到此。駱敬德聽得驚驚喜喜道：「哥哥只在這裡住些時，他怎敢到我這裡來！」遂叫裡面收拾酒飯，兩人又說了一番。不一時酒飯齊來，大家吃完，駱敬德就在堂中打了一個睡鋪，道：「只胡亂這夜，明早騰出房間與哥哥安歇。」楊么道：「夜深了，兄弟進去吧。」遂同兩個押差和衣睡下。

駱敬德正要移燈轉身入內，不期門前忽發起一片聲嚷亂，門縫裡穿入火光。只聽得門外有人叫道：「怎清平世界，押差縱容軍犯，日間打人，夜裡又合謀殺傷人命，脫逃在此。快綁縛送出這賊配軍，與我先打他百十棍棒，等天明送官！若不送出，我們眾人打進門來，將幾間房屋頃刻踏做白地！」只在門前叫來罵去。原來這王豹在園中被打，不說自己惹禍吃虧，只怨恨走回，糾合了一班棍棒酒肉弟兄趕來報仇。到了桃園已是傍晚，趕入店中要人。主人道：「我這酒店中吃酒的來多去多，吃完便去。你又不曾交付，怎問我要人？」王豹聽了大怒，喝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賊餛飩！他是過路的賊配軍，你可知我的名兒，自然要來報復仇恨。你全不放我眼內，竟公然大膽放走了他！可知道與他打鬧時，你只袖手閒看，散你心兒。若不與他同伙，定是暗中挑撥，叫這配軍下毒手打我，還虧我見機走出。你今敢道三個不知，就連這塊地也翻過來，還著落在你身上要人！」說罷便打打吵吵，逼著要人。主人氣惱不過，只得回聲道：「怎這等髒埋人？若不是我留住他第二拳，恐怕此時也不能夠恁地鬼跳了！」王豹見揭出他丑來，不勝大怒。便趕上前，揸開五指，兜嘴一連三、四個耳刮子，抓過頭髮來，在脊上又是兩拳，只打得主人滾倒在地。王豹又喝眾人將店中物件一時打得雪片，將一條麻繩拴了，打逼著要人。店小二見主人受虧，只得上前招架道：「不要恁地打壞了人。若要尋他，我還曉得些頭腦，諒去不遠。你只放了我主人，我領你去追趕。」眾人聽了，便做好歹放手，扯了店小二，一哄出門。大家蜂擁般趕來，趕到土崗，見地下殺死一人。王豹不勝歡喜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拿了這賊配軍，只好吵打一頓出氣，沒個罪由弄他不倒。如今將死人賴他殺死，先打他一頓棍棒，然後稟官。使他一個罪上加罪，料想難活。」眾人聽了，俱說有理，遂又一齊追趕。忽見前面有個人走來，王豹便問道：「你在前面來，可見個軍犯同兩個押差，投宿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問別人，怎麼曉得？我在賭局中來，方才聽見駱敬德的丈人叫他回去，款留什麼岳陽軍犯，敢就是他？」王豹道：「這駱敬德可便是陽城中的獵戶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罷去了。

王豹問明，滿心歡喜，便一徑趕到駱家門前這等叫罵。楊么同押差聽明，一齊俱起。駱敬德忙入內去，拿出一把鋼叉，對楊么說道：「我出去殺開眾人，哥哥便走。」楊么忙攔住道：「兄弟使不得，黑夜間動手便要傷人。他今知我在此，便是走脫，也要與你費口。他將人命賴我，便到官去，沒甚大事，我出去見他。」駱敬德攔住道：「哥哥出去不得。門外有百十多人，若與他好講，怎麼講得明白，便要吵打。」楊么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一個在官人犯，怎敢亂打？」駱敬德一時沒個計較，只不放楊么出去。楊么道：「既是這般，你只開了大門，叫他天明同去見官，分個理直。」駱敬德只得開門，舉著鋼叉，橫身攔住，喝道：「若有那個敢進我門來，我只一叉一個！」王豹趕到首發話道：「你在衙門中吃了一分糧的人，怎麼不知些利害，容留殺人軍犯在家？趁早同我縛去見官，免得吵打。」駱敬德喝道：「你這潑皮！一個軍犯投宿，地方常事。你怎敢帶了多人，半夜三更打上門來欺負？可認得這叉尖上大蟲也不知斷送了多少，希罕你這伙毛人！」楊么向外說道：「你今恃眾，要報今日一拳仇恨。誰敢打我官犯，又圖賴我在路殺人？沒個憑據。若要見官，我又不走，天明便同你去。」此時已吵得滿村人俱起，因對王豹說道：「這軍犯說話果是不差。只消看守，天明同去見官，何必混鬧。」王豹見駱敬德攔住大門，曉得他手段；又聽見楊么肯去見官，遂滿心歡喜，只在外圍亂到天明。一面使人去認明屍首，去報知薛家親人，到縣中來，一面催楊么出來入城。駱敬德叫丈人搬出酒飯，楊么同押差吃飽，上刑具，一齊出門。駱敬德只緊緊護住。

到陽城縣前，王豹即便擊鼓。縣尉忙坐出堂來，問什麼事。王豹上前稟說押差賣法，縱容軍犯沿路殺人，地方擒拿來見相公。說罷就是屍親上前哭訴，咬定軍犯殺人。縣尉見人命重情，便喝罵兩個押差道：「你充解卒，怎敢受賄，不上刑具，使軍犯殺人？」兩個押差只得替楊么分辯道：「小人奉差，怎受犯人私賄？實是王豹與楊么酒後爭論，圖賴人命，要報私仇。」遂將園中飲

酒的事細細訴出。縣尉即叫楊么上來，喝罵道：「你一個軍犯怎麼酗酒，在我地方上生事，打人殺人？須速招稱定罪。」楊么道：「打王豹是萬目昭彰，殺死薛亮，有誰見證？相公休信仇口陷人。」縣尉聽了大怒道：「黑夜曠野殺人，怎得有人來看？幸喜地方見傷，蹤跡協拿，不致漏去。怎巧言抵賴？酒後既能打人，便能殺人了。不打如何肯招！」遂喝衙役重責三十，楊么只得直認受責。兩押差見楊么受責，忙上前稟道：「相公怎麼聽信一面之詞，將人用刑？這楊么是得罪太尉，我本官將他刺配遠軍，是朝廷軍犯。若將他打傷，不要說小人們干係，連相公也恐不便。還求細審。」縣尉怒喝道：「你縱容軍犯在我地方殺人，我這裡便作殺人論罪。我即備文書移會了本官，你二人少不得也是死罪。怎還敢護庇？足見受賄無疑！」遂喝打二人。楊么遂上前說道：「不必屈責無辜。殺人的事，我楊么一力承認。實是我醉後黑夜殺人。」縣尉即令畫供，將三人入監；吩咐屍親自行掩埋，將眾人逐出，然後退堂。

駱敬德在門外見楊么甘心認罪，只不說出常況，口中不住的叫「好義氣哥哥！」忽見王豹滿面笑容同眾人走來，不勝大怒道：「我今只打死這害人賊！」遂分開眾人打來。眾人忽見他行兇，忙將王豹護去。駱敬德見趕打不著，只得趨衙來。幸喜情熟，告求眾役。眾役也曉得這件事有些冤枉，又看他情面，遂不十分將三人難為。駱敬德日日到監送飲食。這王豹見弄假成真，不勝快活，便日日叫苦主來求審問定罪。縣尉遂打發了一角文書，去岳陽移會了來，便將楊么抵命。

且說這常況在夜間拜別了楊么，連忙急走，要回漢陽。行了幾日，離得陽城遠了，才是慢行。一日正走得力乏，見路旁有座涼亭，亭內已有多人在那裡歇落，遂走入坐下。忽見一個傳遞的走來，就坐在對面。常況見他背上有角公文，用塊黃布包裹。那人坐了一會，遂起身在面前走過。常況卻一眼看他背上包裹下面漏出幾個字跡來，遂跟在他背後，方才看明，卻是：「陽城縣」三個字，便暗暗算計道：「這陽城縣正是我殺人的所在。我便來了，只不知這事可曾發覺。兩日正沒處問信，這人是傳遞的，何不探問聲也。」遂緊走一步，在這人挨身擦過，回過頭向這人拱手道：「老哥從那處來？」這人見問，也拱手道：「我是陽城縣中一個值遞的，要去投遞這角公文。」常況道：「投遞到哪府縣去？卻這等緊走。」這人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去路甚遠著哩。」常況道：「一個縣裡公文，只不過投遞本地地上司，有甚遠路，終不成是出境關提人犯？」這人道：「雖不是關提人犯，卻是出境到岳陽府去的。你道可遠不遠？」常況聽見說岳陽府去，遂暗暗留心。因一時不便再問，只說些閒話，同伴著走了半晌。這人遂問道：「你不是我近處人說話，倒有些湖廣土音，可是麼？」常況道：「我正是湖廣人，離岳陽也不遠。」這人聽了歡喜道：「我正少個伴，不知老哥可肯挈帶，同行些時也好。」常況道：「得能同伴，可知是好。」又說些閒話，甚是投機，遂同行共走到晚，尋了旅店。

常況因有事在心，因說道：「我們總是同行，不如歇在一房。明早起身，大家有些照應，夜間也好說些閒話耍子。」這人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。」遂揀了一間潔淨房間，做了兩個鋪兒。常況便去打子幾角酒並菜來。請這人吃。這人道：「今夜是你的，明日是我吧。」常況道：「休說你我。」遂對面吃起。吃了半晌，常況道：「你可知這角公文到岳陽做什勾當？」這人道：「只因有個軍犯在我地方殺人，被人拿住。因他是岳陽軍犯，故此本官有文書來移會，好問抵償。」常況聽了暗暗吃驚，問道：「這軍犯臨審可曾受刑，有什攀扯麼？」這人道：「怎麼不曾受刑？他已一口承認自己殺人，卻攀扯誰來！」常況便不再問，遂吃完，各自睡了。

常況睡著，一時萬千著急道：「我本待要來救他，誰知因我殺人，反叫他吃苦，若只含糊在監，便好算計他出走。如今不說出我姓名，自己頂罪，若再遲幾日便要問實。我今恨不能飛去，脫他出監。我就一刀一劊，也是我應該的，怎麼還在此耽遲！若守到天明，便就遲了。莫若趁這人睡熟，我自便去。」一時算計定了，遂悄悄走起身來，拚疊了包裹，用出舊時行徑出房上屋，空處跳下，奔回原路。

連走兩日夜，這日巳牌時分才到縣前。立不一時，縣尉早已出來，排衙理事。常況即奔到堂下，連聲叫屈。眾衙役一時喝他不住，縣尉便著人帶他上來，問道：「你有甚屈事，敢在我公堂上放刁叫屈？可實說來免打。」常況道：「我便是崗下殺人的常況，連夜脫逃。不期前日聽見相公信人屈陷好人，故此今日自來投到。釋放楊么，將我定罪入監，才不冤枉。」遂將樸刀呈上道：「血痕尚在。」縣尉又細細問了一番，遂叫將三人帶出。

常況見了楊么，忙大叫道：「楊么哥哥，是兄弟我殺人，帶累了哥哥吃苦。今來投到認罪，便放哥哥。」楊么忽見常況來認罪，只愁眉不語。兩個押差忽聽見他來認罪，方知那夜是他殺人，不勝歡喜，忙到案前稟道：「前日夜間殺人正是這人，害得我們好苦。」縣尉便問楊么道：「你既不曾殺人，為何前日冒認？」楊么道：「我便是醉後打得人，便就殺得人。以後審事只此推情，自然獄無冤枉。」兩個押差便說道：「我二人奉差起解，俱限月日，卻被王豹挾仇誣賴殺人。幸得楊么認罪，小人們不曾受責，卻耽誤了限程，求相公也要做個主裁。」縣尉情知問屈，只得說道：「本縣少不得將王豹重處。」遂叫庫吏取出一貫鈔來道：「你在此日久，可領去做前路酒資，作速去也。」兩押差便自領謝。楊么與常況不便交言，只四目相視，同押差走出。縣尉將常況責治。釘了刑具，發令人監，審結償抵。

楊么走出城，忽見一人走來，遂立著說話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當時浪子，今日風流。